



【文心雕虫】

## 水蝎不是蝎

□高祥

周末在水边散步。孩子神神秘秘地追上我，说发现了一只怪虫。

怎么个怪法？

“它屁股上插着一根长针，两只前爪像镰刀，身体黑里透黄，漂在水面上一动不动，我还以为是一片柳树叶呢，没想到一下子跑开了”——听着孩子的描述，我搜肠刮肚也没猜出来，到底是什么虫子。

直到一起返回水塘边，七手八脚打捞起一堆水草，在一大把伊乐藻和轮叶黑藻里翻找出那片“柳树叶”，才看清这只怪虫的庐山真面目——原来是水蝎。

水蝎学名蝎蝽，是一种生活在淡水河塘中的奇特昆虫。小时候在老家山溪里，我曾多次见过它的身影，不过那时被它的怪异形状所慑，并没有抓住过。此次邂逅，给了我一个仔细端详研究它的机会。

水蝎背部深褐色，身体扁平，大小与成年蝎子差不多。它的两只前足粗壮，弯刀一般横在身前，再加上尾部拖着一条细长的针管，猛一看可不真像一只可怕的蝎子？

不过，它的两只前足并不像蝎子的触肢一样末端分叉。它的几乎与身体等长的尾巴，其实是两根并拢在一起的呼吸管，唯一的功能是用来呼吸，既不能弯曲，也没有毒囊，更不会翘起来蜇人。

与大多数昆虫不同，它的气门不在肚皮两侧，而是开在尾巴梢上，因此它潜水时间不能太长，需要经常把尾尖露出水面吸气。它的口器如同针刺，一旦咬住猎物就会注入消化液，虽然不是毒液，但要是被它咬上一口，估计疼痛的滋味也很是酸爽！

相对于水蝎，我对蝎子倒很熟悉。小时候在山上，我曾多次抓到过蝎子。蝎子有固定巢穴，白天藏身在石下的窝巢里，一旦被打扰，它就会端着两只大螯、举起带毒刺的尾巴，张牙舞爪进行攻击，样子很是恐怖。

尽管都是肉食性动物，但水蝎和蝎子捕食方式却截然不同。水蝎主要靠伪装潜伏，静待小鱼小虾小蝌蚪等猎物游近，趁其不备猝然出手，伸出两个前爪抱住猎物，然后用口器刺入消化液，一边溶解猎物器官一边吸食猎物体液，从容享受自酿的美酒；而蝎子呢，则是夜游神，它在夜间离巢觅食，通过腹部下方的栉状器感知外界震动，一旦与昆虫、蜘蛛等猎物接近，就用一对大钳子夹住猎物，然后用尾刺注入毒液，致使猎物麻痹或者死亡。

蝎子还是个虐食者，喜欢用螯肢撕裂猎物，先吸点汁儿，吃点儿肉开开胃，再吐出消化液，对猎物的残骸溶解加工，继而开怀畅饮、大快朵颐。

你看，虽然都冠以“蝎”名，但水蝎和蝎子差别还是蛮大的。它们生活环境不同，而且形态各异，习性也大相径庭，甚至分属不同的种类——水蝎属于昆虫纲，有三对足，成虫有翅还能飞行；蝎子则属于蛛形纲，除了嘴边的一对螯肢和一对长着大钳子的触肢外，还有四对细长的步足。

蝎蝽固名水蝎，实际上被称作“水蝎子”或“水蝎”的动物却远不止蝎蝽一种。

在天津近海，人们将皮皮虾（学名虾蛄）叫作水蝎子，因为皮皮虾喜欢在海滩挖洞隐藏，伸手去

捉它时很容易被它锋利的外壳尖刺扎伤，像被蝎子蛰了一般。

在南方，稻田里常见的田鳖（学名负子蝽）也被称为水蝎，它性情凶猛、体型巨大，成虫一般体长6—9厘米，大的甚至长达12厘米，能攻击和捕食鱼类、青蛙、乌龟甚至小蛇。有的地方还管它叫“咬趾虫”，一旦被它咬中，不光是剧烈刺痛，还会被注射强腐蚀性的消化液，导致被咬处肌肉组织溶解，有时伤口还会留下永久疤痕。

在许多地方，人们还将蜻蜓的幼虫水虿叫作水蝎。“虿”字在甲骨文中本身就是蝎子的象形，俗称其为水蝎倒也名正言顺。水虿以水里的浮游生物、小型昆虫甚至小鱼、蝌蚪为食，尤喜捕食蚊子及其幼虫孑孓。有资料统计，水虿一年能吃掉3000多只蚊子，虽然长相恐怖，但并不咬人。

以上这些别名“水蝎”的动物，除了田鳖，其他的我都见过。它们外形迥异，但无一例外的，都形貌丑陋、行踪诡异，令人望而生畏，敬而远之。

就像将蝎蝽叫作水蝎一样，人类习惯从自身经验出发，往往对事物的特征取其一点不计其余，喜欢通过类比、联想来为新事物命名。比方，陆地上有蜈蚣，水中同样可怖的就称之为水蜈蚣；陆地上有螳螂，水中形状相似的就称作水螳螂……以此类推，还有海象之与象，海牛之与牛，海豹之与豹，乃至海狗、海马、海兔、天牛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
实际上，如同水蝎之与蝎子，海兔与兔、天牛与牛各自之间是多么天差地别？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心安理得地继续称呼某种海蝠为海兔、某种长触角甲虫为天牛。如此称呼之时，我们既没有征求过借出名字的兔或牛的意见，又没有咨询过被冠名的海兔或天牛的想法。反正，不管我们怎么叫它，它们都不会跑来我们跟前反驳。

名字是万事万物的身份标识，为事物命名从来就不是一桩小事。孔子说，“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”。汉代的刘熙则在《释名》中提出，“名，明也，名实使分明也”，认为命名是在明确事物本质、区分名实关系。

被称为辞书之祖的古代字书《尔雅》，2000多年前就对草木虫鱼鸟兽等自然界的许多事物进行命名和分类。一个个不起眼的名字其实是人们认识世界进而改造世界的第一步。

名字既然如此重要，万事万物又是如何命名的呢？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中说，“名，自命也。从口夕，夕者冥也。冥不相见，故以口自名”。许慎认为，天黑后人们互相看不见，通过“自呼其名”相互确认身份。

人可以自呼其名，鸟兽也可以像《山海经》里描述的那样，“其名自詁”“其名自号”“其鸣自詡”来自报家门。但水蝎之类的草木虫鱼等等，就只能靠人们观其形、取其意或者关联附会来冠名了。

如同对待水蝎，我们常常用过去的认知去投射、标识新事物，并对其司空见惯、习焉不察。但水蝎终究不是蝎，海马也不是真的马。当我们习以为常地直呼其名时，是否意识到这些被指代的事物之间，事物的名与实之间，相差又何止千里万里？

万物不语而万物自在，不赖人赋名而存亡。有时候，跳脱出名字的符号或标签，静下心想一想水蝎非蝎的小命题，也许才能更好地看待这个世界……

□冯连伟

作家刘亮程曾喟叹：“我没有天堂，我只有故土。”故土，是血脉沉潜于泥土的根柢，其名往往从山峦走势、河流蜿蜒中自然生长而出，或依傍一株古树，或紧贴一道长路。蒙阴县常路村，正是大地深植的印记——村畔那条古官道，六百载风雨斑驳了石痕却未蚀其筋骨，如今化为纵贯村心的205国道，如一条坚韧的脉络，默默丈量着时光的厚度与乡愁的长度。

常路自大明永乐年间便深扎于沂蒙山麓。此地曾是齐鲁分野的古界，管仲脱囚的险途，东蒙秦氏开枝散叶的源头。行走村中，历史的跫音仿佛穿透尘埃而来：“龙泉漱玉”的清响泠泠如诉，“堂阜遗迹”的断壁浸满沧桑，“敖峰卓笔”的孤峰直指青天。堂阜旧址、夷吾亭、齐鲁界墙、王莽点将台……俯拾皆是的古迹，是大地珍藏的厚重书页，无声传递着这片热土上那从未枯竭的古老灵息。

然而常路之“常”，其魂魄更在于一种精神血脉的恒久奔涌——那是孝与诚的活水，于时光深处汨汨不绝，浇灌出今日这株枝繁叶茂的文明之树。

酷暑灼人的时节，我踏入常路村。甫一进村，“孝贤门”石匾如一道温润而古老的训诫，无言地迎接着每一位归人与过客。穿过绿竹摇曳的长廊，孝善文化广场出现在眼前。村党总支书记秦立安言语间流淌着孝治的甘泉：“以孝立村，就是要让这千年美德，真正成为咱村不灭的灵魂。”这绝非虚言，孝老敬老理事会如一座精心构筑的桥梁，连接起子女拳拳的孝心与村集体温厚的支撑：每位老人年收五百元赡养金，村中再添一份沉甸甸的心意——七十老者月增二十，八十长者月添三十。小年之日，新米的清香、菜油的醇厚伴着孝金递到老人手中，暖意融融，足以消融凛冬最深的寒意。村中更设立慈善工作站，无数爱心如涓涓细流自发汇聚。

村委会委员李宗华、车元友补充道：“我们为每位银发长者建档立卡，签订赡养协议。孝道在此处，有了制度可依凭的刻度，更有了人性温暖的恒温。”档案卡上细细密密的记录，协议中端端正正的签名，是常路人对“老有所依”最郑重的承诺。

常路孝风的根脉，深扎于带头人秦立安赤诚的心田。村民小组长陈公来谈起他，敬意由衷：“秦书记自己，就是一本活生生的‘孝经’啊！”秦立安母亲罹患癌症动过大手术，归家后每日需精心换药。秦立安恳请护士授业，硬是学会了那套精细而需无尽耐心的护理之术。此后经年，无论公务多么冗繁，他必躬身于母亲病榻之前，为至亲敷药。母亲术后得以延寿七八载春秋，其中浸润的，正是秦立安与手足们寸草春晖般的反哺深情。

榜样的力量，如星火燎原，点燃了村民心中沉睡的孝义之灯。村民小组长陈开平亦受此感召，力行孝道，终在孝河文化节上荣膺“十大孝星”。“过去村

常路常青  
【行走笔记】



里也有那手头宽裕却吝于奉养老人的子女，”陈开平感慨道，“如今有了孝老基金，村集体再添一份心意，老人们手里有了暖心的钱，脸上笑成了花。每年小年发钱发物，让老人家提前尝到了过年的甜头。九九重阳，爱心人士的牛奶点心堆成小山，老人心里甜，献爱心的人，心里更暖！”

关怀的触角延伸至家家户户。如今，村域环境如画，邻里守望，笑语盈巷。全国文明村、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、全国综合减灾示范村……二十余项沉甸甸的国字号、省字号牌匾，在村委的墙壁上静静排列，每一块都折射着时代的光泽，无言地印证着一条古老村庄如何在时代的浪潮中踏出坚实的步履，迎来属于自己的风华。

夕阳熔金，为孝善广场上每一寸石板、每一片雕花镀上温暖的余晖。我凝望着白发长者于柔光中舒缓地打着太极，衣袂飘然；稚子童音清脆，于孝经墙下一字一句诵读着古老的训诫。这孝诚之火，早已从常路的砖瓦缝隙间苏醒，在常路村的胸膛里，灼灼不熄地燃烧、传递。

沂蒙精神的魂魄，不正是这样淬炼而成、生生不息的吗？它源自历史的烽烟与脚下的热土，深深扎根于今日的沃野。常路村的孝诚之风，便是这精神传承中一股清澈的泉流——它由无数平凡心灵最质朴的善念汇聚，历经岁月的冲刷，终成滋养一方、映照时代的道德力量。那流淌在血脉里、镌刻在村名中的“常”字，在时代的阳光下，正焕发出新的生机：这条路，连接着厚重的过往，更通向无限的未来；这颗心，始终如金石般赤诚；这份魂，在时代的风中吐故纳新，让沂蒙山高水长的精神脉络，永续不断。